

永不凋谢

NOT

[美] 劳伦斯·谢姆斯 彼得·巴顿 著

张力慧 译

FAD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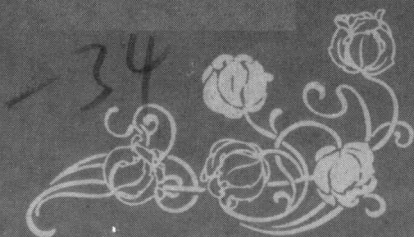
a short
life well lived

AWAY

125.42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K837. 125. 42
B025



永不凋谢

Not Fade Away

a short life well lived

[美]劳伦斯·谢姆斯 彼得·巴顿 著

张力慧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字:01-2005-303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不凋谢 / (美) 劳伦斯·谢姆斯, 彼得·巴顿著; 张力慧译.

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6.3

书名原文: Not Fade Away: A Short Life Well Lived

ISBN 7-5004-5423-6

I. 永... II. ①劳... ②彼... ③张... III. 巴顿—自传

IV. K837.1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3541 号

Copyright © 2003 by Laurence Shames and Peter
Barto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DALE INC.,
Emmaus, PA, U.S.A.

责任编辑 史慕鸿

责任校对 尹 力

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

技术编辑 李 建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40 毫米 1/16 印数 1-8000 册

印 张 14 插页 2

字 数 127 千字

定 价 24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彼得·巴顿有过两次人生，一次是疯狂的，一次是雅致的。他参加过60年代的反战大游行，登上过哈莱姆阿波罗剧院的舞台，游历过科罗拉多亚斯本的雪山；他也是著名媒体公司“自由媒体”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裁，有线电视的开路先锋，传媒界的风云人物。他永远在风风火火地忙碌着，尽情地享受着运动，音乐，美酒；生意，谈判，项目……

直到癌症的出现让他停下来。他开始反省人生，思考生活的真谛，寻找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，以及即将踏上旅程的意义，并决定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，给所有最终都将踏上死亡之旅的人一些启迪和安慰。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与他年龄相仿，但个性和经历都截然不同的作家劳伦斯·谢姆斯的支持。他们合作的结果，就是《永不凋谢》。

书评家和普通读者都给予《永不凋谢》高度评价。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吉姆·莱尔说这是自己读过的书中“最诚实的一本”，是“一部每个人都应该读的杰作”；著名专栏作家

戴夫·巴里说这是“一个了不起的人给我们……的一份慷慨礼物”。《永不凋谢》是一本关于爱的书。作为一个温柔的丈夫，慈爱的父亲，彼得在书中从始至终流露出对家人令人动容的真挚情爱。对彼得来说，建立一个充满柔情蜜意的家庭是人生最主要的追求，拥有三个健康活泼的孩子是一生最大的幸运和成就。当他走向生命的尽头时，心中最强烈的情感，也是对所爱的人深深的不舍和依恋。不过，虽说与亲人说再见是死亡最残酷的一面，最终让彼得在死亡面前获得心灵宁静的，也是他对亲人的坚定信念。因为他骄傲地知道，在经历了他的死亡之后，他们的“精神依然能够完好无损”，他们的前方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；“悲痛会消退。有一天，记忆在带来泪水的同时，也会带来若有所思的微笑”。他知道他们会继续感觉到对他的爱，“爱可以超越失落，充实他们的生活。虽然缺了席，我依然是他们的一部分”。爱是彼得的生命重心，也是他的精神支柱。爱使他的欢乐更甜美，也是他痛苦时心灵的安慰。

彼得·巴顿的一生是短暂的，但他短暂的一生却精彩纷呈，充满了奇遇与冒险。由于临近死亡，彼得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，感觉更清晰，更敏锐，态度也更坦率，更诚恳，这使他的故事有了一种难得的细腻、鲜活和深刻。彼得是一个“大胆而有趣”的人物，他热情乐观，疾恶如仇，既是精明成熟的商人，又保持着孩童的顽皮、天真与生命力。但在彼得多姿多彩的个性中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，也许还是他追求自己梦想的执著。由于这种执著，他敢于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，敢于

放弃唾手可得的₃机会,敢于花费比常人长得多的时间来“不慌不忙地寻找自己”;也是由于这种执着,他可以不必“用时间换取金钱那样意气消沉地工作,而是带着愉快的理想去创造些什么”,可以始终保持饱满的生命热情,在事业上硕果累累,无往而不利;也正是由于这种执着,他才能拥有充实而丰富的一生,并在生命的尽头无怨无悔地说:“我真的尽了力,我尽了全力。”

当然,彼得·巴顿最不同凡响之处,也是《永不凋谢》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地方,还是彼得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智慧和勇气。癌症的出现让他踏上了一段痛苦而恐怖,但也充满了奇迹和发现的旅程。正如彼得自己所说的,“癌症有一个好处:它不会让你立刻毙命……它给你时间思考,给你时间总结”。他思考“生活在现在”的意义,向自己保证要尽情享受剩下的每一天;他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,决心不让肉体的痛苦给灵魂蒙上阴影;他回忆生活中充满喜悦与情爱的时刻,意识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;他在死亡面前保持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,“选择感激而不是失望,选择好奇而不是抱怨,选择希望而不是绝望”;他用逻辑、用渴望、用个人化的信仰追求心灵的宁静:“一种安宁的歌唱将我笼罩”,“它不是消极的,只是静止着。它接近死亡,却依然充满生命”;更重要的是,他决定与我们分享他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,让我们见证了一场每个人都将经历的无与伦比的冒险,让我们对这个神秘的过程减少了一分恐惧。

彼得·巴顿已经在落基山的青草墓地里安息了,但他以

坦诚、勇气、智慧和优雅留给我们的这份慷慨的礼物仍然活跃着，流传着。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，在纷繁芜杂的追求中，我们经常会为眼前的小事所羁绊，而忘记了生命的短暂，情谊的珍贵，忘记了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；这本书会提醒我们，以一个普通而卓越的人热情洋溢的生，高贵典雅的死，以永不凋谢的爱。

张力慧

2006年2月

于美国加州

像你将永生那样生活,准备明天就死。

——犹太法典

爱就是爱,永不凋谢。

——巴迪·霍利

序

我曾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卷入到这本书的写作当中去，也不想与本书将颂其生、载其死的这个名叫彼得·巴顿的人有任何关系。

我抗拒的原因很简单：我个人渺小的存在惬意而安稳；我不希望这种生活被与一个垂死的陌生人的近距离接触扰乱。我不愿去想人必有一死，更不想目睹死亡一天天逼近。我不想让自己对一个很快就要没有父亲的家庭生出任何眷顾。

此外，我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去接受彼得·巴顿的故事。2002年1月，当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他已经病入膏肓时，我对彼得仅有的了解是他是一个住在丹佛的媒体大亨。不错，他似乎是一个大胆而有趣的人物——一个未被成功磨去棱角的人，始终对权威保持着一种健康的怀疑，对挑战成规、探测极限有着近乎孩子气的需要。彼得有数不胜数的趣闻轶事：他像攀岩一样爬上罗伯特·雷德福家的烟囱；他开赛车，或穿着内衣参加跳台滑雪；他赌赢一辆劳斯莱斯，或酝酿出一些疯狂却高瞻远瞩的计划，如买下公共电视，以将

其从削减经费的困境中解救出来……

确实很大胆，也很有趣。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彼得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；彼得逞强好胜的作风不是我的作风。我们在生活中作出了非常不同的选择。彼得创立企业，行使权力；我独自工作，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不想控制。彼得通过工作和儿女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了未来；而我有意放弃了做父亲的权利，并为我在这尘世的一切将在我死去的那一刻彻底终结而感到安慰。

即便是我与彼得的共同之处也使我对他存有戒心——事实上是使我感到害怕。我们几乎是同龄人，在婴儿潮的1951年相隔数月出生，但彼得已因胃癌而日渐衰竭。如果这件事会发生在他身上——如果死神已经开始掳走我们这一代依然年轻的人——我为什么就可以幸免呢？彼得的皮肤比我的光滑，白发比我少。

因此我有许多理由逃避这个故事。

但我没有逃避。短暂——我们首次会面后不到7个月，彼得就去世了——却深刻地，我全心全意地融入了彼得令人惊异的生和勇敢自省的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我别无选择。

这里主要的原因是彼得本人。彼得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人。他才华横溢；他目空一切；他以一种异教徒的热情生活着，即使在病情的最低谷也拒绝顾影自怜。当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他也变得越来越坦诚。没有任何事情，无论多么隐秘，多么痛苦，是彼得不愿意谈的。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问的。

当他总结自己的一生，沉思即将到来的一切时，他的心境和情感都比常人的大一号。他脾气恶劣，却有能照亮整个房间的笑。他既趾高气扬又忧心忡忡，既骄傲自大又虚心谦让。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尖酸刻薄，也可以泰然自若地温柔似水。他对家人的爱强烈得几乎让人害怕。

但最终将我赢过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：彼得，这个勉强算中产阶级出身，赤手空拳地获得今天的一切的人，一直都是我们中间的一员。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他仍然只是一个你想和他喝杯啤酒，说些笑话的人。我开始觉得他是一个成就不凡的普通人。

彼得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平凡的，但鞭策他前进的希望与需要却是每个人都有。如果说他的胜利很极端的话，他的梦想却动人地普通。像变色龙一样，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塑造着自己。进入人生的每一个新阶段时，他都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完美地适合这个阶段的角色，因此他比我们大部分人都更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自己的生活。

我们中的哪个车库歌手不梦想着与一个日后成名的乐队一起表演？彼得做到了。我们中谁没有幻想过放弃一切，逃往落基山，在亚斯本游荡，或在爱达荷的雪崩巡逻队滑雪？彼得也做到了。类似的还有过了30岁才选择职业，还有以一种宿命般的蛮不讲理的傲慢——也就是说完完全全做他自己——征服商界，还有在46岁时腰缠万贯地退休，带着一个充满爱的家庭。

想到彼得如此卓越地实现了我们这么多人的抱负，我开

始觉得他的故事比他本人更伟大。这也是关于幸运的一代所拥有的极其充裕的选择的故事——有点像婴儿潮的神话。通过他对体验的渴望,对生活的热情,彼得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可能的。

但他却在走向死亡,在 50 岁时。

这个巨大而残酷的事实是骇人听闻的,不可理喻的,错误的。死亡属于老人,它不属于我们。死亡是留给衰老的姑母、瘫痪的伯父和让我们如此忧心忡忡的父母的。彼得在我这样的年龄死去是一个可怕的错误。我想在咕哝出几句同情的话后转身就跑,然后躲得远远的。

但我没有躲避。我不能躲避。我与这个垂死的人越靠近,现在已经成了他的朋友。我开始明白他给了我一项虽然困难却不同凡响的特权:让我有机会见证一次无与伦比的冒险,观察——以一个外人所能做到的程度——一次旅行:这种旅行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经历,形单影只地。

有些人生来就适合当领袖,注定可以成为导师。我想彼得·巴顿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当然希望有更长的生命;但当他知道自己即将走向死亡——作为我们这代人的先锋走向死亡——时,他似乎感到有责任使自己的死物尽其用。他为自己定下了最后的目标:好好地死去,带着感恩而不是抱怨,带着尊贵和优雅,带着能与理智并存的高度个人化的信仰。虽然他没有直说,但他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:作出一个好榜样,让自己的死成为安静的一课。

这本书记录了彼得和我在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的所谈

所感。在此期间,尽管彼得的体力日渐减弱,他的生活仍然丰富与热烈得令人惊异。对他来说,生命似乎因为临近终点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他没有时间顾及琐碎的细节,他的脑子只专注于重大和终极的事物。他谈论爱,谈论家庭,谈论价值观,谈论灵魂。他每时每刻都在俯视恐惧,每一次呼吸都在追求安宁。他以一种在我看来是英雄般的努力,与巨大的痛苦搏斗,来保持头脑的清醒,以便从正步步逼近的前沿送回最真实的信息。

彼得让我正视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能力正视的事物。他风风火火、跌宕起伏的一生让我对自己作出的更渺小、更安静的选择感到出奇地心安理得。目睹他走向死亡时的勇气与无畏的好奇心,我至少稍微减轻了一点儿对总有一天会到来的自己的死亡的恐惧。

因此,我抗拒这个故事的努力是失败了。但我希望自己至少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:做这个故事忠实的监护人,简单而坦率地讲述这个故事,如彼得所希望的。这是我为一个让我学到这么多东西的人能做的最起码的事。

劳伦斯·谢姆斯

引 言

我叫彼得·巴顿。也许我应该说的第一件事就是,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其幸运的人。

我有一个了不起的妻子和三个很好的孩子。在 51 年的人生里,我做了我想做的所有事情。没有任何事是我后悔做过或希望重做的。没有任何事是我想做却没有做的。我心满意足。

这并不是说生活对我来说很容易。

有些人非常有才华,或生来就信心十足。但我不是。我只有中等的智力、平凡的音乐才能和普通的运动细胞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磨砺而成。我崇尚若无其事的态度,我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太努力,但实际上我非常拼命。我在缺乏信心的时候假装自信,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对抗着自己的不安全感和对失败的恐惧。

我不会——也不可能——以别的方式生活。这就是我,要道歉也来不及了。我一直就是个奋斗者,有时候太努力,有时候好斗和固执到对自己有害的地步。坦率地说,我现在还

是很固执。固执是我感觉我的人生的确是自己的人生的原因之一。

但是,正像我说的,我很幸运。这种幸运从我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——因为那一天正值婴儿潮的中心。让我开宗明义地把这一点说出来吧,因为这是涵盖了我自己微不足道的生活的大环境:我们这一代是至今生活过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代,我们实在不配这样的好运。

我们出生在一个繁荣、和平的年代。世界看起来是安全的,我们可以去探索。没有人谈论极限和边界,没有人使用过“不可能”这个字眼。在一个只会越来越好的世界里,我们被鼓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

我们拥有了不起的音乐,不会致命的自由爱情。在我们的青春见证的最大危机——越南战争——中,我们手挽着手,帮助阻止了这场丑陋的、不道德的战争。我们让不同种族的人走得更近,让同性恋者可以公开交往。我们幸运地得以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开放、更诚实地生活。

也许最幸运的是,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被催促着、逼迫着过早成熟。我们可以到处游荡,不必负疚或过分紧张。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——用现在的话来说——“寻找自己”。我知道这个说法已经成了对六七十年代人的自恋的一种嘲弄和讥讽,但也许到了重新审视这一点的时候了。努力去了解自己到底是谁,自己从生活中究竟想得到什么,这有什么可耻呢?人们还能怎样更好地利用他的青春呢?

不管怎么样,我们可以奢侈地相信,我们最终会有事业,

会有一条阳光大道——但同时也会有很多不错的岔路。我便走了不少岔路，从稍微有点儿疯狂到带几分鲁莽的都有。我从每一条岔路上都吸取了营养。

但是，当我忙着不务正业的时候，一件神秘而惊人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我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渐渐地，按照我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时间表，我开始做好了准备。准备成为一个负责的成年人，准备做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，准备去“工作”——不是用时间换取金钱那样意气消沉地工作，而是带着愉快的理想去创造些什么，去加入一项我可以引以为荣的事业。

在这方面，事情发展之顺利超乎我的想象。几乎是白手起家，我帮助创立了拥有数十亿资产的“自由媒体”公司。

除非你在电视界或华尔街工作，否则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“自由媒体”的名字。但只要你看过了“探索频道”、“学习频道”、“麦克尼尔和莱尔”、“福克斯体育”、“家庭购物网”、“星光”或“黑人娱乐电视”，你便知道“自由媒体”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。这个强大的集团极大地影响了传媒界的概貌，我非常满意自己曾经是它的一部分。

与此同时，在生意场中，我经常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双重间谍。我穿着西装，系着领带，灵魂却在缠腰布里跳跃。作为一个改过自新的嬉皮士，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追求游戏的刺激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我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做出一副不近情理的样子，但我愿意相信这至少是一种有着宿命感和公平感的不近情理。

我在实现婴儿潮一代全方位发展的梦想。当我 46 岁离

开“自由媒体”时,我觉得自己已经生活了两次。一次是疯狂的,一次是雅致的。对这两种人生我都尽情品味了。

总而言之,一连串惊人的好运。但人不可能永远走运。好运气总有被不幸打断的时候。

对我而言,这个不幸就是癌症。

到目前为止,我患癌症已经三年了。我与我的疾病一直在进行拉锯战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要赢了,或者已经赢了。但这时癌症又会卷土重来。接着又是另一次手术、放疗和化疗。这些治疗在理论上打击疾病的同时,也同样程度地削弱了我的身体。我从来没有失去搏斗的意愿,但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正渐渐失去重整旗鼓、从每一次新的袭击中康复的能力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变得奇怪地与自己的肉体分离开来。我开始觉得自己像厄运临头的飞机上的乘客:绑在座位里,看着引擎一个个起火。我已经什么也不能做了。

近几个月来,我的病情戏剧性地加重,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。现在我似乎要死了。

我说“似乎”,是因为尽管我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个现实,但有时候我仍然完全不能相信这一点。有人可能会说,在那些时候我是在“拒绝接受现实”。是的,如果千钧一发的不是你自己的生命,说“拒绝接受现实”这样的话是很容易的。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等待奇迹。

是的——奇迹。

直到最近,这个词才出现在我的字典里。老实说,即使是现在,这个词仍然让我感到不自在。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,